

# 我的娃娃

苗天娥

好像女孩子都爱住姥姥家，我也一样。北京童谣中有一首，就叫“女孩爱住姥姥家”：“苍子棵，枝干架，女孩爱住姥姥家。姥姥家吃晚饭，妗子给斟个大碗茶，舅舅给说个好婆家。‘说到哪’？说到东庄老郭家。又有楼，又有厦，又有大车拉庄稼，又有小车住娘家。……丫环丫环抱红毡，问问姥姥去几天？‘天又短，道又远，爱去几天去几天！’”这首童谣透着“京味儿”，一问一答中充满了人情世故。我的姥姥家不在北京，也不在她的祖籍山西，而是在内蒙古。

“拉大锯扯大锯，姥姥门上唱大戏。外甥女子也要去，一个逗兜打回去。”这是我小时候经常唱的歌谣，跟别的地区的稍有差异，带着浓厚的内蒙古中部地区甚至山西省的地方特色，其中的“逗兜”是方言，就是“打耳光”的意思。妈妈教我们唱会了这首儿歌，她呢，是我姥姥教的。

年轻时，姥姥是山西大同附近沙河堡(读bǔ)大户人家的二小姐。姥姥姓樊，往远了说是樊梨花家族的后代。家里姐妹多且美，远近的人们很是好奇，茶余饭后免不了东家长李家短。传得最广的事是逢年过节村里演大戏，姥姥姐妹四个打扮得齐齐整整，坐着大轿车去看戏。到了演戏的地方，不用下车，直接坐在车上看。一些小青年不好好看戏，东张西望，据说是想瞅个机会瞧瞧樊家姐妹的模样。戏演完，姐妹几个又坐着马车有说有笑回家，让很多人家的女孩儿羡慕

得要死。街坊邻居们常说，樊家的小姐们个个貌美如花，那是大家闺秀。还有说，人家是樊梨花的后代，自然举止不俗。隔着下垂的车帘，路人根本瞧不见她们的容貌，只能胡乱猜测一气。

论家资论名望，姥爷家比不上姥姥家，姥爷家算书香门第，两家愉快地结为秦晋之好。按童话的套路，从此俩人过上了幸福的日子。然而，生逢乱世的人们，没有童话的美好结局，由不得自己选择生活的道路，在炮火连天的战争中，姥爷姥姥携儿挈女打“口里”逃到了“口外”，真有“走西口”的辛酸。举家迁徙，大包小裹，餐风宿雨。姥姥怀抱尚在襁褓中的三姨，骑着一匹瘦驴；我的妈妈刚刚六岁，拽着驴尾巴勉强能跟上，一路哭哭啼啼；姥爷和大舅挑着沉重的行李默默赶路；大姨、二舅拎着贴身衣物和杂什一步三回头。就这样，一家七口人来到我父亲所在的内蒙古察右前旗呼和乌素乡泉脑村。

人生地不熟，举目无亲，姥爷一家成了村里的外来户。好在村人不欺生，他们很快扎下了脚跟，租人家的房子住。过了几年在村子靠山的南沟里安顿下来，住的是用土坯砌筑的几孔窑洞。门前是山沟，沟两侧散布着十几户人家，有两三家住的更差，是黄土崖壁上掏的“挨打窑”，小门小窗朝东，见不着多少阳光。左边和前面都是山坡，山不高，状如鸡蛋，人们形象地叫它“圆蛋山”。

我的名字居然是姥姥取

的。不知道姥姥为什么给我起这么个名字，我的父亲当时已经是教师，居然把起名字的权利让给了姥姥，让我始终不解，我也没问过这里边的原因。有相当一段时间，我讨厌姥姥赐予我的名字。上小学的时候，可气的男孩子总在我背后拍着手起哄：“大天鹅，小天鹅，大天鹅，小天鹅……”我的本家三爷爷说得更吓人：“天鹅地鹑，不出腿的黄鼠”，这都什么呀！我感觉这个名字是一只大鸟，不像小女孩的名字！长大后想开了，谐音嘛，有啥不好的，姥姥见过世面，没准儿姥姥希望我像大鸟一样飞得高高的，飞得远远的，在蓝天白云间盘旋、搏击、翱翔呢！

姥姥家孩子多，没有隔夜饭，但我就是爱去，说不清为了什么。从我家一出门，一口气往南跑，过了大水渠，上坡下坡，就望见姥姥家了，似乎一哈腰的工夫就到。姥姥大高身量，满月似的白脸，一双缠过的小脚，老远见了我就笑。莜面土豆为主的粗茶淡饭，姥姥做得分外香，仿佛施了魔法。我记得每次在姥姥家吃饭，我都坐在了土炕的正面，打算大快朵颐，每次都被姥姥的“规矩”劝到侧面坐，她说外孙、外孙女不兴坐姥姥家的正面。只要有好饭吃，我才不在乎那些讲究，坐哪儿都吃得开心。姥姥会做黄焖鸡，她的三个女婿都品尝过，父亲说那才是真正的美味大餐。我们小孩子没机会享受姥姥的黄焖鸡，那时候即便像样的人家一年能吃几次鸡呢！吃过饭，我们就到圆蛋山上疯

玩一下午，天晚了，就在姥姥家睡觉，格外新鲜。姥姥睡不着觉，给我们讲好多故事，都是“口里”的故事。这些故事我至今记得，原来都是山西民间流传的故事和传说哟！

妈妈不让我们老去姥姥家，怕娘家粮食不够吃。确实，人多啊，姥姥又生了三舅，一大家子，还有十多个孙子、孙女、外孙、外孙女，都去吃的话，再能干的姥姥恐怕也招架不住！姥姥的针线活好极了，记得小时候我家有个“靠枕”，好多碎布拼成的，每一面都绣上仙人像，人见人夸，那是姥姥的杰作！有姥姥的熏染，我和妈妈和两个姨姨的针线活也是一般人比不了的。每年过大年的时候，姥姥做得新鞋用柳条筐装着，基本上是一个孩子一双单鞋一双棉鞋，这得需要多少个日夜飞针走线呀！

至今，妈妈手里珍藏着姥姥给的半个香囊，上面斑驳残留着几粒珍珠，那是她当闺女时的爱物，她的姥姥留给她的。

姥姥走了多年，但我觉得她并没走远，不时梦中还能看到她，依旧在讲那些美丽的传说，唱那些淳朴的童谣。

【注：地鹑学名大鸨鸟，是鹤形目鸨科的大型地栖鸟类。雄鸟的头、颈及前胸灰色，其余下体栗棕色，密布宽阔的黑色横斑。雌雄鸟的两翅覆羽均为白色，飞翔时十分明显。栖息于广阔草原、半荒漠地带及农田草地，通常成群活动，十分善于奔跑，广布于欧亚大陆，是匈牙利的国鸟。】

## 被风摇曳的叶片

李惠艳

铺开洁白的纸笺  
聆听到一种心弦的颤动  
穿越冬雪的重围  
是谁站在熟识的老槐树下  
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 
把一种温暖的别离  
诠释成村庄缠绵的问候

独守褪色的黄昏  
一种忧伤被青鸟的飞翔  
拉扯成春天的眺望  
伸向天空的手指  
依旧在沉沦中等待一场雨季

记忆中的那缕琴声  
而今已经很脆弱  
像光秃的枝头上  
被风摇曳的孤独叶片  
让一种纯纯的相思  
在一场大雪之后显得更外的斑驳

## 蓝印花布

黄健

高高支起的竹架上  
蓝白相间的颜色葳蕤地生长  
白 是白云一样的白  
蓝 是蓝天一样的蓝  
不需要别的色彩  
就演绎出独有的生动

沿着蓝白细软的肌缕  
轻抚草木熏染的气息  
时光在岁月深处走走停停  
触摸一种温暖而又质朴的声音  
仿佛乡间的蓝草  
装饰着乡风与民谣

穿梭在一匹匹蓝印花布之间  
我总有种错觉  
在曼舞的布匹背后  
会转出一个温婉娴静的女子  
着一袭蓝白相间的旗袍  
将婉约情动的江南穿在身上  
在岁月的光影里风情万种

## 遗失声明

因本人不慎将北京市  
忠宝炸鸡店食品流通许可证  
营副本丢失，注册号：  
SP1101071050000087。  
特此声明作废。

## 征稿启事

本刊征集作品内容：  
1. 生活散文、随笔、评论等文字作品，  
字数1200字左右。  
2. 摄影、书画、漫画等图片作品，请以  
jpg格式投稿。

## 副刊投稿邮箱

fukan0926@126.com

